

精选集

许开祯

菜子黄了

许开祯◎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精选集

许开祯

菜子黄了

许开祯◎著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菜子黄了 / 许开祯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9-05439-7

I. ①菜…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2611 号

菜子黄了

CAIZI HUANGLE

许开祯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统筹策划: 高岭 温远才

责任编辑: 吴向阳 肖化化 余音潼

责任校对: 郑 葱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黄 杨 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 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30 千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439-7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学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越来越困扰我。从十八岁发表作品，一路走来，我写过传统，写过诗，写过散文，也写过畅销作品，到现在，被稀里糊涂戴上一顶“著名官场作家”的帽子，可是对文学的思考，对文学的理解，却远不如青年时代那样清晰。

这不怪我，每一个有文学情怀的人，大都活在这种纠结中。人到中年，突然发现，爱上文学其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事。从事文学创作，更是一件麻烦不断的事。这麻烦，一是源自心灵。我们的心灵常常游离于我们的肉体之外，心灵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或妄想，跟肉体对物欲世界的感受常常横起冲突，矛盾不断，以至于我无法作出判断到底该向着哪一方。二是文学与现实的冲突，尤其是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冲突。在文学观念横行，文学实践却严重滞后的今天，这种冲突尤为严重，以至于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诘问：现在还有文学吗？我们从事的，是一种叫文学创作的劳动吗？这种劳动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何在？

有一种声音说，文学已死。在这个娱乐至死或泛娱乐化的年代，任何有精神价值追求的东西，都遭到了碰壁，文学受伤最重。也有一种声音说，文学的边缘化已成铁定事实，网络的

出现、现代传媒的发达抢占了文学原有的山头，让文学处于从未有过的尴尬境地。为此太多的作家长吁短叹，或转行，或弃笔，或也加入时尚文化、俗世文化的传播中。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搞清“文学”两个字，有没有搞清文学跟大众的关系。还有，我们过度关注文学外部环境的同时，是否也在扪心自问，我们缺少了什么？

坦诚，和对文学本有的敬畏和尊重。

我觉得，当下所有的中国作家，最缺少的就这两样，包括我。文学是我们内心真实的书写，是自由的表达，是灵魂在挤压与扭曲中的顽强挣扎，是干净！而我们给文学强加的东西太多，文学不但在我们手中变了形，变了味，到现在又多了一样世俗的累赘，就是靠文学换取不该换取的名利。当文学一次次地被拉进名利场，被名利和私欲分割与瓦解的时候，还有文学吗？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文学说穿了就是人学，文学什么时候都脱不开研究人，我说的是研究，而不是教化。当文学被强加上教化的功用后，它就变成了某些人或某些力量的工具，这样的工具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照样不是精神鸦片，太多的日子里，我们让文学充当了麻醉剂。

文学到底是什么？没人能回答清楚，其实也用不着回答。当我们面对稿纸，想把自己心里的痛心里的乐心里的苦表达出来，倾诉出来，并通过一定方式传播出去的时候，文学就已产生。在我看来，文学就是人与人的交流、沟通、碰撞，更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是自己内心的舒展与精神的奔流，是人类共有的语言温暖。

从少时开始到现在，在文学这条道上，奔走了大半辈子，写下了一大摞文字，也赢得了读者一定的厚爱。但我仍然觉得，

自己是愧对文学的。一则，我没有十足的勇气做到坦诚；二来，我的文字到现在仍然不能称得上十分干净。这次应重庆出版集团之约，将我认为“合格”的文字精挑细选，整理成册，结集出版，名为精选集，其实是对自己创作过程的一次总结，一次反思和回望。

人到中年，是该回头望一望的。不管是谁，不管做什么职业，都应该停下脚步，回头反观，看看哪些路走错，哪些步子还歪着拧着，哪些力量还不够坚强，哪些品质还含着杂质，心灵的哪个地方还有污有锈。然后头一甩，继续上路。因为我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的人生某种意义上才叫开始。文学也是如此，有反思才有进步，有检讨才有推动。以一颗小学生的心，虔诚地面对文学，是我对文学作出的终生选择。

这次选入精选集的，一是短篇，这些年陆续写的，有些发在文学期刊上，有些写完，就藏在电脑里，舍不得示人。它们在某一时段，掏空了我，让我经历了一次次的生与死，让我觉得，作家的能力是那么有限，明明遇到你强烈想表达的，就是表达不出来，明明遇到你必须钻透的，就是钻不进去。人性是有厚度的，包裹着非常牢实的壳，这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在寺院，正在经历一种叫修行的日子。后来从寺院出来，我决定破壳，决定用一种磁铁般的眼光，去吸牢生活，吸牢大地。这个时期我写出了《菜子黄了》，写出了女性的艰难与挣扎，写出了心里藏了许久的故乡，还有那片金黄金黄的油菜花。我在故乡的油菜花上舞蹈，我在人性的扭曲里呻吟或狂叫。我知道故乡只是一个梦，一个睡一生都不愿醒来的梦。这个梦，其实就是文学追求的极致，故乡不死，作家的生命力就不死，文学也就不死！可惜，所有的作家都是精神上的游子，自故乡来，永远也回不去，这才是文学最大的尴尬与困境。

至于《大兵团》，那是我的另一种尝试，写惯了乡土，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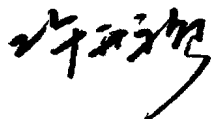
然去触摸军事，触摸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我兴奋不已。我像一匹西北的孤狼，在茫茫狂野上，吼啊吼，终于从烟雾迷漫苍苍茫茫中，为历史拂去了一层厚尘，摸到了那一颗滚烫的心。坚韧、不屈、永不放弃，这是那一代人的灵魂，是我们永恒的精神。记住大西北，记住那一代垦荒人。

这次筛选中，刻意没有将官场小说收录其中。一是官场小说名声不好，读者追捧，主流嗤之以鼻，争议声至今不断。不选它，不是说我看不起它，作家对自己的生活有筛选权，对自己的作品有呵护权。暂时不拿出来，并不等于永远不拿出来。所以忍痛割爱，只是想告诉读者，作家不是被外界定位的，作家永远归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属于自己的文字，当然，也归属于读者。让读者看到我的另一面，读到我的另一面，是出版这套文集的本意。

感谢重庆出版集团，让一个远离了所谓“传统”的作家，再一次回到传统中。传统是根，传统是本，传统才是文学最深最深的魂。

文学不死。

人类的价值不死，精神不死，文学，就永远有栖身之地。



2012.5.29

CONTENTS
目录

1	序	文学不死
1	第一章	冲喜
53	第二章	阴云
104	第三章	过年
133	第四章	谢土
153	第五章	意外
182	第六章	借种
199	第七章	除恶
211	第八章	天灾
235	第九章	人祸
255	第十章	淫乱
270	第十一章	错爱
294	第十二章	痛失
308	尾声	

第一章

冲喜

1

后山半仙刘瞎子神神乎乎说了句话，让菜子沟下河院东家庄地作出重要的决定。他要给十五岁的儿子命旺成亲。

菜子沟下河院少东家命旺不行了。半月前管家六根从沟外请来六个道士，杀了三只羊宰了一头猪，白杨椽子搭起三丈高的道台，大有做一场空前绝后的道场的架势，引得一沟人跑来看热闹。谁知说好五天的道场做到一半时道士全惊跑了，连银子都没顾上要。晕死在道台上的命旺半夜里一个猛乍醒来，奇怪地从道台上跳下，瘫到院里，口吐白沫，鼻孔流血，两手冲天上乱抓一气，渐渐垂软下去。更奇的是裆里猛地一柱擎天，其势非骡马能比，惊得众人作鸟兽散，六道士更是失魂落魄，四散逃命。

谁都知道，少东家命旺是庄地的命线线。东家庄地前后娶了三房老婆，每一房都如花似玉，能把半条沟照亮，却独独生下这么一个儿子。许是老天真不开眼，命旺打生下来，就病恹恹，不像是东家庄地的种。庄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他养到现在，没想，一场大病下来，就留了半丝气。

东家庄地原本是把希望寄托到管家六根身上的，六根说，沟外的孙老道赛过神仙，驱鬼安神样样儿精，年前他亲眼望见过，沟外刘麻子家的老二就让孙老道教活了。刘麻子庄地知道，他家老二也是个病秧子，死了好几回，有次做道场，庄地也在场，那阵势，庄地还是头次见。如今听说刘家老二真让孙老道给救了，前几日还娶了媳妇，庄地忽就抓住六根的手，这事你去办，只要能把娃的命救下，钱花多花少，不在乎。

管家六根领命而去，道场是设了起来，没想，事情成了这样。

当夜，菜子沟下河院乱成一团，东家庄地更是六神无主，差一点急

得背过气去。若不是奶妈仁顺嫂，场面怕是不可收拾。

大惊过后，奶妈仁顺嫂抱着气息奄奄的命旺，泪流满面，躲在西厢房不肯出来。一沟人顿叹东家庄地不幸，菜子沟百年老院将面临断子绝孙的险境。谁知后山半仙刘瞎子无意来到沟里，病急乱投医的庄地即刻磕头相迎，后山半仙刘瞎子进了上房，黑魆魆的双眼煞有介事地环顾了下四周，支开管家六根，关上门攘眼了一夜。第二天早起，后山半仙刘瞎子神神秘秘冲东家庄地说，娶新人冲喜，越快越好。

风声传出，沟里沟外养女子的人家纷至沓来，大有挤破门的阵势。他们忘了先前骂过庄地的话，也忘了曾蹲在菜子地埂上对下河院的诅咒，更是不顾女子前脚进门后脚就成寡妇的危险境地，使出浑身解数讨好庄地。东家庄地这一次倒是冷静得很，打定主意肥水绝不外流，后山半仙刘瞎子关于姻路在后山一带的指向很快让他将目光锁定在十年未曾谋面的后山老舅身上，经过一番慎思，后山舅家大女子灯芯就摆到了桌面上。同样因了刘半仙一句话，东家庄地多少还有些犹豫。后山半仙说，冲过来他就是条龙，冲不过来，怕也是天意如此，往后……后山半仙闭了眼，半天，突然道，不管咋样，新人只许进不许出，做牛做鬼都是她的命；再者，一次冲不好二次冲，二次冲不好三次……后山半仙做了个果断的姿势，面目一冷，斩钉截铁地说，要想保住这院，就不能怕麻烦。说着，悄悄塞给庄地一道符，有了这东西，遭殃的只能是娶进门的外人，你家命旺，伤不到的。记住，想救你儿，就不能心软，更不能怕多几个替死鬼！一句话惊得东家庄地差点没栽过去。毕竟同是血亲，要真应了半仙的话，咋个跟死去的三房交代？！谁知命旺他舅坚决得很，媒人一来二去地撮合中，他表现出空前的积极，连抬八字送聘礼几抬花轿迎娶等这些至关重要的事都一一省去了，只急着让妹夫定日子。

庄地直叹，老舅就是老舅，虽说过去恨过怨过，到了关键时候，心还是向着他的。

一切准备就绪，管家六根带着二拐子和四个轿夫，天一黑上了路。这一天是民国十六年阴历四月初五，后山半仙特意交代，花轿天黑出发，四更前进门，两头都不能见日。这趟路顿让人觉得沉甸甸的。管家六根最先也不想去，老婆柳条儿要生了，弄不好就在今夜，他急着知道结果。要是能生个带把的，再险的路他也不在乎，可老婆肚里的货实在难说，他没一点信心。柳条儿嫁过来五年生了三个带叉的，弄得管家六

根谈生色变。无奈东家庄地说得坚决，非要他去，说对二拐子不放心，凡事还是交给他稳当些。管家六根不好推辞，一上路他便心事重重，跟二拐子一句话都不说，那样儿就像东家庄地硬逼他踩上了鬼门关。二拐子倒不在乎，早就听说后山的灯芯美得跟妖精一样，恨不得立马飞到后山，自个背了回来。

路是山路，崎岖得很。日前偏偏又下了雨，路上的泥泞还未干，走不多远便有轿夫摔了跤，二拐子让轿夫脚底绑了麦草，说等会儿到了山上，万万不能摔，摔下了山崖就是收命的地儿。轿夫们本就心虚，通往后山的路白日里走都让人脚心冒汗，黑夜加上泥泞，还不让掌火把，就有了撂挑子的心。管家六根只好说，一趟算两趟。轿夫们这才狠着心，往前走。摸黑走了一个多时辰，还不见月亮探出头，浓黑的乌云压了一切，山气湿扑扑的，说不定雨很快又要来。

管家六根止住步，很想卷根烟抽，黑灯瞎火的，怕只有烟能给人提精神。管家六根显然缺少某种精神，这段日子他总是神神经经，表现跟往常大为不同。人们说他可能是让柳条儿的肚子给弄慌了，也难怪，像他这样的人，要是真生不下个带把的，这日子，可就算是奔到了头。他总不能也学东家庄地一样，二房三房接着地娶。要知道，在沟里，讨一房老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纵是管家六根，怕也只有守着柳条儿，过一辈子的命。管家六根手在衣裳里摸半天，才发现洋火用光了，只好掏出烟沫，放鼻尖下闻了闻。身后猛然爆出二拐子的笑，尖丝丝的，像鬼叫。大约又讲了荤段子，轿夫们也跟着笑。管家六根是不喜欢二拐子的，尤其其他嘴里一天到晚喷的那些粪，能把人熏死。二拐子别的嗜好没有，讲荤段子说下流话，一绝。下河院四处传播的那些个炕上被窝里的事，怕都是他说的。管家六根其实不喜欢下河院每一个人，包括东家庄地，可他喜欢下河院，所以他装出喜欢他们的样子，对二拐子更是这样。

二拐子也不理他，只顾跟轿夫们讲荤段子。他真是有精神，后晌喝了三碗糊糊，按说一泡尿就该放空了，到这时他也没喊饿。幸亏有他，管家六根想，这山险路滑的，又伸手不见五指，没他讲段子，轿夫们要是一丢盹，不敢想。

二拐子赶上来说：“要不歇缓歇缓，吃点腰食？”六根收起烟，说：“两个时辰的路走了这么长时间，再缓赶四更能回去？”二拐子不屑地说，赶不上不赶，迟了能咋的。六根很不高兴，一听二拐子说这话，六根想起

上路时东家庄地说的话，这趟路跑回来，打发二拐子走，这人靠不住。六根并没想过要打发二拐子，东家庄地的话他也只是听听，他有自己的主意，现在看来，这牛日还真是靠不住。

许是没让歇缓，二拐子有了脾气，嘴里的话也稀落了，后来索性闭了嘴。面前就是黑鸡岭，路更是陡峭得很，鬼见愁。没走几步，一个轿夫就踩空了，要不是二拐子眼疾手快拽住他，怕就到崖底了。管家六根说小心点，过了这岭就到了。话刚说完轿子就翻了，这次摔的是二拐子，他妈呀一声，半个身子已到了崖下，手死死地抓着轿栏。六根闻声折回来，自己一慌张也绊了一跤，头重重磕地上，还好，他摔在了路里边。路滑得使不上劲，几个轿夫手忙脚乱，嘴里惊喊着，想把二拐子拽上来，轿子咯吱咯吱，栏杆一断二拐子就完了。这牛日，死到临头还说要摸新娘子屁股，六根真想让他摔死，可他更想让新娘子摔死。

一想新娘子抬进门命旺就有可能活过来，六根的心猛就黑了。这是六根的秘密，下河院怕是没人知道。更没人会想到，请孙老道做道场也是个阴谋，本来说好了要让命旺死在道台上，大约事到中间孙老道怕了，这才多出娶亲这档子破事。

六根站在黑夜，心思恍惚了一会儿，突然就坚定了。他脱下衣裳，让二拐子抓住，嘴里骂，你个牛日，看你还敢想女人，几个人合力一拽，二拐子爬了上来。

终于翻过岭，远远听见咳嗽声，管家六根说放慢些，叫他们多抬段儿。二拐子心里不乐意，恨不得能三步两脚过去，又怕管家六根骂他，便佯装撒尿，站在了山坡上。心，却早让对方轿里的新人给捉了去。

迎娶的方式都是事先说好了的，新人不在娘家上轿，怕娘家的三魂四鬼跟上，娘家负责将新人抬上道，边走边拿铁锹把路斩断，千万不可留回头路。中间换轿更要小心，一不能回头，二不能落地，一一事项东家庄地都再三做了叮嘱。六根这阵像是突然给忘了，迎了头，头件事就是跟对方讨洋火，点了烟，还想多要几根，对方恨恨地说，当是茆茆棍？六根心里骂，黄花闺女往死路上送都舍得，几根洋火你就心疼？把你个猪脑子家的！

说话间，二拐子跟轿夫吃了腰食，开始接人。夜墨黑，二拐子循着香味儿，掀开帘子，颤着手往里一摸，软绵绵触到一个嫩人儿。这差事真是美极了，美得二拐子永远想做这差事。沟里谁家摊上这事儿，二拐

子跑得比狗还积极。迟疑间他忍不住就探了一下手，吓得里面差点叫出声。二拐子也不敢太过放肆，咽了口唾沫，伸手抱了新人，说勾紧点，话刚出，一双手就揽上了他脖子。二拐子猛地一悸，顿觉一片酥软，骨头都发着呻吟，新人儿触到他身子的感觉竟是那般奇美，那般妙不可言。二拐子一路等的就是这一刻，所以接人时间就多了点，看不清他做了些什么，但摸一把大腿是决然少不掉的，这点管家六根想得出。管家六根咳嗽一声，二拐子这边的动作就快了点。等放好人，换了礼品，再上了路，二拐子话就多了。他紧紧地守护着轿子，说出的话跟轿子的气氛十分吻合。管家六根却想，二拐子的手一定在轿里，在她腿上，趁颠簸的空，窜到裆里也说不准。去年抬沟里一个新媳妇，他就摸了人家一档水。

这牛日！

管家六根突然就没话了，有意跟轿子拉开距离，远远跟在后头，像是在等什么事。

一路艰险。

许是新娘子命大，管家六根这晚的想法没能实现，他十二分的沮丧。这时候他再次想起自个的女人柳条儿，一股不祥涌上来，不知怎么突然就认定这次又是个带叉的。管家六根呸了一口，恨得鼻子都有些歪。

下了山，顺沟往上走一袋烟工夫，突然就望见一片火，轿子抖了起来，轿夫们精神骤起，二拐子狼野着嗓子，吼起了花轿歌：

我抬呀抬，我把你打娘怀里抬过来

我抖呀抖，我抖得让你合不了口

我唱呀唱，我唱得叫你骚又浪

我颤呀颤，我颤得你心肝肉儿酥又软

.....

熊熊火光中，菜子沟百年老院充满了期待。

雨恰是在这时落下来，沥沥淅淅，裹着油菜花的清香，沁人心脾。管家六根怕也是被火光中那气势宏伟的深宅大院给震醒了，忙忙地收起心思，脸上堆出他惯有的殷勤，跑前跑后，跟轿夫说笑着，进了村。

奶妈仁顺嫂早早地等在火堆旁，她今天也是格外打扮了一番，一袭大红棉袄十分艳，衬托得丰腴的身子越发饱满，胸脯更是高耸如挺。头

上还裹了块红头巾，火光一映，那张脸儿便红扑扑诱人。颠着一双小脚，手里挥条红方巾儿，忙里忙外地指挥着下人。这个下河院最有成就的奶妈此时已完全一副主人架势，她的利落和对婚事的熟谙引得沟里看热闹的人群接二连三发出赞叹。有人就喊，仁顺嫂，是你娶媳妇儿啊？就是，眼热了？奶妈仁顺嫂大大方方回过去一句，让那个心怀不轨的喊话者反讨了没趣。也有人想讨她便宜，仁顺嫂，看上去你倒更像个娇娘子。像吗？仁顺嫂故意拿捏了个姿势，丰腰一摆，鼓鼓的臀往后一扭，哧一笑，嗔骂道，馋死你个属猫的，朝后看看，你家屋里的盯着哩。

说笑间，轿子到院门口停下，管家六根还没来得及跟仁顺嫂打招呼，就听说柳条儿生了，果真是个带叉的。脸色瞬间僵了。仁顺嫂跑过来，问路上平安吧？管家六根没好气地说，没死！

呸！仁顺嫂吐了一口，这啥日子，你也不嫌……话说这儿，突地就望见六根一张灰脸，这才想到了柳条儿。话一转说，还愣着做甚，快去看看你屋里的，是母是公还不知道呢。管家六根恨不得吐仁顺嫂一口，知道她这阵心里正笑得锅滚。他独自恨了一阵，才愤愤地走了。

这边就由了仁顺嫂，内心里巴不得六根这挨刀的走掉哩。奶妈仁顺嫂虽是个寡妇，这种事儿上却少不了她，再说了，东家庄地那儿，她是有特殊身份的。这事儿，庄地能交给外人？管家六根大约正是恨这个，一直拿仁顺嫂当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老天爷打个雷，把这个不守妇道的骚母猪给劈死。仁顺嫂却不拿六根当回事，养不下带把的赖谁哩，哼，还想子孙满堂哩，羞死你先人，也不想想你家先人死时裆里揣了个甚？奶妈仁顺嫂吓了一跳，忙忙把心里话咽下去，一门心思迎起了新人。她也毕竟见过世面，又跟着东家走南闯北的，指挥得还算顺当。二拐子吆喝着让轿子重新抖起来，四位轿夫此时也铆足了劲，知道挣赏钱的时机来了，晃着脚步，摆着八字，一起一伏地绕火堆转了三圈。仁顺嫂早已点燃香纸，跪地上，边烧边吟吟有词，燎三了，燎四了，冤魂野鬼燎尽了，新人进门冲喜了，下河院的风水燎旺了……

燎过三遍，宰过鸡，杀了羊，又从院里端出一火盆，稳稳当当放门中间，就等着新人下轿了。

众人忙乱中，奶妈仁顺嫂溜过去，左右一瞧，趁人不备，快快往火盆里丢了什么，然后装做不慌不忙的样子，溜出了人堆。

二拐子早已不耐烦，冲装模作样的仁顺嫂喊，抱人哩，抱人哩，三鸡

儿早叫了，再磨四鸡儿又叫了。后山半仙再三叮嘱，新人务必四鸡儿叫前进洞房，错过这时辰，想冲也冲不了。仁顺嫂听见喊，这才转过身说，人哩？

按乡俗，抱人是新姑爷的事，可少东家命旺躺在炕上，爬不起来。说好让油房新来的小巴佬七驴儿抱，七驴儿跟命旺同庚，个头也一般齐，且不知乡俗，这阵却没了影。仁顺嫂七驴儿七驴儿叫了几声，没人应，立刻就慌了，扯上嗓子骂，穿了衣裳拿了赏钱，这阵倒跑了，害人鬼，明儿非说给马巴佬才行。外面骂着，里面早等不住了，东家庄地一遍遍唤，四鸡儿叫了，四鸡儿叫了。仁顺嫂干急没办法，谁都知道半夜里抱新人不吉利，况且又是替命旺这么个半命鬼，弄不好惹祸上身，十万个划不着，这一沟的人，怕是谁肯帮这个忙。

轿子搁在那里，谁都干望着。

轿里的人更是一片焦急。

东家庄地院里跳起了蹦子，大骂仁顺嫂办事不力。奶妈仁顺嫂急得要哭，七驴儿这挨刀的，害人没个轻重，叫他一辈子娶不上女人。

“赏二斗菜子，谁抱？”奶妈仁顺嫂一急就乱作起了主。

没人应声，人们全都失了声，心里头却窃笑，知道有好戏看了。

“三斗，三斗抱不？”仁顺嫂已经顾不上了，三斗菜子值三个月工钱，可还是没人应声。

天呀，东家庄地打心里面喊了一声，他不是心疼菜子，再要拖延，四鸡儿真就叫了。

“一石！”仁顺嫂喊出了一个吓死人的数字。天老爷，抱个新人值一石，没听过！

人们一下让这个数字吓住了，连气都不敢出一声。死静！东家庄地急得想扑出来，恨不得自个抱了往屋里跑。

就在这时候，突然炸出一声：“我抱！”

声音还没落，仁顺嫂已惊得掉了手中的包袱。喊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二拐子。奶妈仁顺嫂“妈呀”一声，她可就这一个命线线，平日里胡作非为倒也罢了，要是真敢犯这个忌，那不是要她命哩。仁顺嫂刚要阻止，二拐子已掀开帘子，火光映出新人的脸，竟是没罩盖头的！一双莹莹的眼直直地望着二拐子，二拐子一惊，怔住了。等看清眼里亮晶晶的东西，二拐子不再犹豫了，他伸出双臂，勾住她腰，趁势一捏，一团软软

的绵就握在手里。那脸急了一下，渗出羞恼来，眼神却是带着鼓励的。二拐子另只手就摸住了屁股，一团热燃了全身，仁顺嫂的话再也听不到了。众人巨大的惊诧里，二拐子给新人蒙上盖头，胸贴住两团云一般的绵软，结结实实将她抱起来，大步跨过火堆，越过火盆，嘴里唤着“新人过火堆，霉气全燎尽，富贵进了门，添子又添孙……”

二十二岁的老姑娘灯芯就这样带着雨星被二拐子抱进了下河院。

仁顺嫂早已昏倒在地，嘴里无声地哭喊：“天呀——”

2

下河院是很有些年成的，至于最早缘于啥时，菜子沟活着的人没谁能说清，就连东家庄地，顶多也就记着前两辈的事，可下河院远不止两代。管家六根就听爷爷说过，爷爷的爷爷就在下河院当过长工。

这沟是条深沟，东西约有百里长。最早这儿曾是一片荒芜之地，乱草长得能掩过人头。沟里常有黄羊和野驴出没，偶尔地，也有狼群在争食。那时，沟里是看不见人烟的，一沟两洼，除了疯长的野草和芨芨，再就是些野生灵在游荡。

庄地的祖先曾在北边沙漠一带，一个叫土门子的地方，那儿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小驿站，穿梭于北部沙漠的驼队和马帮常常在那儿歇脚，将丝绸和大烟带到镇子上，也把南来北往的信息留给人们。庄地的先祖爷庄福便弃开农田，做起了生意。一日，庄福赶着马队往北山走，经过人烟稀少的黑峡口时，突然地杀过来一帮土匪，土匪姓麻，在北山一带很有名，未等庄福闹个明白，土匪便席卷了他的马队，一根长枪斜刺里冲他挑来，眼看就要将他挑下马，庄福这才醒过神，知道财物是保不住了，就连另匹马上驮的刚刚拿大烟换来的水灵灵的女人，也保不住，双腿一夹，策马而飞。麻土匪见状，哈哈大笑，他的志趣不在杀人，除非迫不得已，他瞅一眼枣红马上吓得抖索的美人儿，嗓子里骂了句鸟人，飞身下马，一把掠过美人，就在她吓得发紫的嘴唇上咬了一口。

先祖爷庄福因为一个女人得救，逃过了一劫，受惊的白雪飘骑驮着他，飞过黑峡口，飞过北山几十里草原，将他驮到一座叫老鹰嘴的崖上。此时已是第二天正午，饥肠辘辘的庄福晕头转向，根本搞不清白马将他驮到了哪。庄福下马，站在了山崖上，明艳的太阳下，菜子沟一望无际，

春日的暖阳映得沟里一派墨绿，微风掠过，那墨绿一脉儿一脉儿的，能把人的心掀起来。庄福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感觉胸腔就荡漾起来。天呀，世上竟有这等仙美的地儿。他的疲惫瞬间没了，牵了白马，就往沟里奔。一队黄羊惊起，高昂着头颅，打他眼前电闪一般刷地划过。庄福还未看清，一头野驴扬起脖子，冲他吼了一声。后面的白马耐不住了，四蹄腾起，就要奔野驴而去。

沟中间，草丛里，一条河哗哗流过，水清清澈澈的，能映出白马的影子。庄福“呀”了一声，土门子是个缺水的地方，沙漠把啥都吞没了，水就成了银子。庄福打生下来，一直就盼着有这么一河水，渴了能扑向它，热了能跳进去。算命先生曾说，他命中缺水，如果能假水而居，伴河而作，这日子，怕想不滋润都不成。庄福当下撇开白马，扑向河水，只一口，庄福便明白，此生，怕是舍不下这河了。

这河叫沙河，打远处的祁连山来，脉袭可追溯到青海雪域高原，后来又说流的就是布达拉宫的圣水。一年四季，绵绵不断，滋养得这一路，便比仙景还美。庄福饱饮一通，顿觉困乏全无，麻土匪带来的恐惧和恨恼，也瞬间荡然无存。恨不得当下扒了衣裤，跃入河中，好好泡它一顿。这时候，就听天际里彻出一声响，先祖庄福猛抬起头，惊讶讶就见带他而来的白马，猛腾起四脚，朝天长吼一声，然后化作一缕白烟，寻天而去。湛蓝湛蓝的天，一下变绿，跟沟一个颜色，再望，云从北山顶上漫过来，瞬间便遮蔽天日。天地合为一气，雨乘势而下，噼噼啪啪中，沟谷成了另番景色。

庄福心愕成一片，恍恍惚惚中，就觉自己来了该来的地方，与命同在的地方。

当然这是传说，不足可信。可这沟里，自此有了人烟。

紫禁城里慈禧奶奶垂帘那阵儿，曾有一个留长辫子穿长袍马褂的官爷来到菜子沟，他是循着油菜花香进来的，一路惊讶讶着，跟兵卒说，跑过了整个大西北，咋就没见过这么迷死人的地儿呢？那时庄地还小，也就七八岁，穿着小青袍，戴顶瓜皮帽，跟下人们院里玩。中间有个叫小和福的拽了下他的辫子，把他给拽疼了，庄地一把拧过小和福的脖子：“你敢拽我，看我不打死你。”小和福哆了嘴唇儿，脸吓得青紫，半天，缩着脖子说：“你甭打我了，往后，你没处去了，我家要你。”

“你拉屎，我家这么大，我跑都跑不过来呢，凭啥要去你家？”